

朝鲜归来修淮河

□ 口述 | 王承衡 整理 | 宓正明

1933年5月，我出生于浙江省鄞姜村。我刚出生不久便丧父，全靠母亲一手拉扯大。家贫，我便在家乡的义塾里上小学。由于学习特别勤奋，我后来于1945年在正德中心小学获得全校第一名的佳绩。乡亲们见我如此勤奋，便纷纷拿出米来，资助我上鄞县的初级中学，但靠众人资助，终非长久之计，1947年，我只得失学在家。后来上海华成纺织五金店里当学徒。

上海解放后，年仅16岁的我，亲身体会到革命的洪流扑面而来。1949年7月，我报考了在上海招生的解放军华东军政大学。被录取后，我便来到南京接受军政大学的政治理论教育。预科学习结束后，在本科学习时我还学习军史，接受了基本军事知识训练。翌年10月，由于部队组建新兵种的需要，军政大学就挑选了少数学员提前结束学业，进入军事学校学习专业技术，我也有幸忝列其中。由于我勤奋学习，成绩优良，被记学习四等功一次。

1950年10月，我被编入新组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坦克部队二师电信队，成为一名无线电兵。第二年2月，我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5月，我义无反顾地加入志愿军坦克四团指挥连，跨过鸭绿江。我坦克部队配合38军作战，来到朝鲜伊川郡梨木亭驻扎。我被分配在无线电台做收发报的工作，一直在敌我交叉的前沿阵地坑道或防空洞内坚持战斗，我担任着前沿部队与指挥所之间的无线电报务、话务联络。狡诈的敌人经常对我方阵地进行侦察和火力封锁，以飞机和火炮对我方占据的山头阵地盲目地进行轰炸，架设在坑道外的我方隐蔽的电话线和无线电台天线便不时被炸毁。记得在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签字之前的那次秋季反击战中，我方指挥所和附近的山头又受到敌方飞机和火炮的轮番轰炸，我方的电话线和无线电台天线多处被炸断，严重影响了部队的通信联络。我心想，这可是我方部队的生命线啊，决不能让敌人的阴谋得逞。为了尽快地重新架设好隐蔽的天线，恢复因遭轰炸而中断的无线电通信，我趁着因敌人轰炸而腾起的烟雾，便奋不顾身地一跃而起，冲出坑道，迅速爬上山坡，一次又一次地重新架设好隐蔽的天线，恢复了无线电通信。在敌我激烈的交战时刻，保持了我指挥部各项指令的及时下达。在总结这次战斗的大会上，部队首长指名提议



给我记功。由此，1953年10月，我荣获战斗三等功一次，并荣获朝鲜政府颁发的军功章一枚。11月，坦克四团党委还把我的战斗事迹以书面形式在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内通报表扬。

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我随部队于1954年5月离开朝鲜返回祖国。我奉命到解放军第四通信团学习无线电发报中用俄文军用收发报的技能。后转业至上海市民政局干部训练班学习。

毛主席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之后，我毅然地参加了新组建的上海治淮大队，被任命为治淮大队三分队队长，赶赴治淮工程重灾区安徽省五河县。1956年春完成淮河堤坝加高加宽任务后，我又受命回上海，转入上海市建筑工程局，直接参与了上海多项建筑施工工程。

1958年12月我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上海市建筑施工受到外省市黄沙、石料供应减少的压力。我又毅然决然地与职工们一起来到浙江长兴县山区，组建了白莲寺采石厂，连续苦干三年，为上海的建筑施工提供了砂石原材料。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被提拔为市建七公司的纪委书记，直至1993年离休。离休之后我继续发挥余热，被聘为上海市房地局行风监督员，并连续8年参加该局的行风检查、评议活动。我还参加上海市老龄大学学习，经考试、实习，于1996年获国家律师执业证书，作为太平洋律师事务所的执业律师，曾代理42名农民工通过法院判决讨回被资方拖欠长达近一年的工钱。

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奋斗与努力，是我一生所求。✘